

思忆文丛

季羨林



荆棘路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牛汉 ■ 邓九平 /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思忆文丛

荆棘路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牛 汉 ■ 邓九平 / 主编



經濟日報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棘路/牛汉,邓九平主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9

(思忆文丛)

ISBN 7-80127-498-9

I.荆… II.①牛… ②邓… III.反右派斗争-1957-
史料 IV.D6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4799号

责任编辑:文非

封面设计:康笑宇

荆 棘 路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 汉 邓九平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5印张 340千字

1998年9月第一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127-498-9/G·219 定价:23.00元

前 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官刑，苟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1957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思忆文丛

季羨林



《思忆文丛》顾问：

钟敬文	季羨林	张岱年	冯亦代	贾植芳
卞之琳	严文井	陈原	黄苗子	郁风
李锐	吴祖光	丁聪	刘衡	郭预衡

《思忆文丛》编委：

牛汉	林斤澜	姜德明	乐黛云	邵燕祥
李国文	刘乃元	戴煌	刘梦溪	谢冕
钱理群	王得后	王富仁	舒乙	母国政
从维熙	蓝翎	谭天荣	王书瑶	杨路
朱正	柳萌	林贤治	谢泳	邓九平

《思忆文丛》主编：

牛汉 邓九平

目 录

前 言

- 艾 青 / 散文诗四首 1
- 程光炜 / 艾青在 1956 年前后 7
- 顾学颀 / 记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 18
- 冯亦代 / 记刘尊棋 27
- 冯亦代 / 记前纱络胡同 31
- 荒 芜 / 伐木日记 34
- 荒 芜 / 刽子手——伐木日记 39
- 荒 芜 / “和稀泥”——伐木日记 44
- 荒 芜 / 小客——伐木日记 48
- 舒 芜 / 让伐木者醒来 53
- 黄苗子 / 床虱 63
- 黄苗子 / 遗嘱 66
- 黄苗子 / 长歌行·读舒芜《让伐木者醒来》 68
- 魏荒弩 / 牧丁和我 70
- 吴祖光 / 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75
- 吴祖光 /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77
- 吴祖光 / 欠帐 79
- 吴祖光 / 从“1957”年说起 82
- 新风霞 / 祖光是个男子汉 94

- 郁 风 / 最可怀恋的地方 97
- 萧 乾 / 放心, 容忍, 人事工作 101
- 徐懋庸 / 不要怕民主 109
- 徐懋庸 / 不要怕不民主 111
- 李慎之 / 大民主和小民主 114
- 黄秋耘 / 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 124
- 黄秋耘 /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136
- 汪曾祺 / 随遇而安 140
- 刘 衡 / 只因我对党说了实话 148
- 乐黛云 / 我的理解 我的怀念 193
- 乐黛云 / 透过历史的烟尘——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197
- 孙 钿 /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201
- 公 刘 / 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211
- 丁 耶 /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 220
- 秦兆阳 / 追求 229
- 秦兆阳 / 忆肖也牧 235
- 邵燕祥 / 1957: 中国的梦魇 241
- 徐铸成 / “阳谋”——1957 265
- 冯英子 / 遍插茱萸少一人——敬悼徐铸成先生 282
- 刘乃元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298
- 戴 煌 / 我听话成了“右派” 317
- 刘绍棠 / 往事不堪回首(节录) 324
- 从维熙 / 薄柳雨凄凄 335
- 朱 正 / 丁酉年纪事 344
- 柳 萌 / 那条小胡同 362
- 柳 萌 / 雨天 364
- 柳 萌 / 无言的等待 367

- 林 希 / “少写”六记(节录) 373
- 钟惦棐 / 电影的锣鼓 388
- 姚芳藻 / “电影锣鼓”大风波 394
- 钱辛波 / 交心成“右派” 401
- 唐 瑜 / 反右记 405
- 黎 白 / 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 409
- 饮 可 / 散文三篇 422
- 牧 惠 / “漏网” 448
- 刘发清 / 作贼记 455
- 刘发清 / 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460

艾 青

画鸟的猎人

一个人想学打猎，找到一个打猎的人，拜他做老师。他向那打猎的人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所选中的是打猎，我很想持枪到树林里去，打到那我想打的鸟。”

于是打猎的人检查了那个徒弟的枪，枪是一枝好枪，徒弟也是一个有决心的徒弟，就告诉他各种鸟的性格，和有关瞄准与射击的一些知识，并且嘱咐他必须寻找各种鸟去练习。

那个人听了猎人的话，以为只要知道如何打猎就已经能打猎了，于是他持枪到树林。但当他一进入树林，走到那里，还没有举起枪，鸟就飞走了。

于是他又来找猎人，他说：“鸟是机灵的，我没有看见它们，它们先看见我，等我一举起枪，鸟早已飞走了。”

猎人说：“你是想打那不会飞的鸟么？”

他说：“说实在的，在我想打鸟的时候，要是鸟能不飞该多好呀！”

猎人说：“你回去，找一张硬纸，在上面画一只鸟，把硬纸挂在树上，朝那鸟打——你一定会成功。”

那个人回家，照猎人所说的做了，试验着打了几枪，却没有一枪能打中。他只好再去找猎人。他说：“我照你说的做了，但我还是打不中画中的鸟。”猎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可能是鸟画得

太小,也可能是距离太远。”

那猎人沉思了一阵向他说:“对你的决心,我很感动,你回去,把一张大一些的纸挂在树上,朝那纸打——这一次你一定会成功。”

那人很担忧地问:“还是那个距离么?”

猎人说:“由你自己去决定。”

那人又问:“那纸上还是画着鸟么?”

猎人说:“不。”

那人苦笑了,说:“那不是打纸么?”

猎人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先朝着纸只管打,打完了,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了几个孔,就画几只鸟——这对你来说,是最有把握的了。”

偶 像 的 话

在那著名的古庙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像,人在他的旁边,伸直了手还摸不到他的膝盖。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

这尊塑像站了几百年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苦役,对于热望从他得到援助的芸芸众生,明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由于羞愧而厌烦,最后终于向那些膜拜者说话了:

“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

“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末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像忽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养花人的梦

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像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

最先说话的是牡丹，她说：“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姊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

接着说话的是睡莲，她说：“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姊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

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石榴激动得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

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

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

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

兰花说：“我看重友谊。”

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

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

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1956年7月6日

(原载《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蝉 的 歌

在一棵大树上，住着一只八哥。她每天都在那儿用非常圆润的歌喉，唱着悦耳的曲子。

初夏的早晨，当八哥正要唱歌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叫声，她仔细一看，在那最高的树枝上，贴着一只蝉，它一秒钟也不停地发出“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声，好像喊救命似的。八哥跳到它的旁边，问它：“喂，你一早起来在喊什么呀？”蝉停止了叫喊，看见是八哥，就笑着说：“原来是同行啊，我正在唱歌呀。”八哥问它：“你歌唱什么呢？叫人听起来挺悲哀的，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么？”蝉回答说：“你的表现力，比你的理解力要强，我唱的是关于早晨的歌，那一片美丽的朝霞，使我看了不禁兴奋得要歌唱起来。”八哥点点头，看见蝉又在抖动起翅膀，发出了声音，态度很严肃，她知道要劝它停止，是没有希望的，就飞到另外的树上唱歌去了。

中午的时候，八哥回到那棵大树上，她听见那只蝉仍旧在那儿歌唱，那“知了——知了——知了——”的喊声，比早晨更响，八哥还是笑着问它：“现在朝霞早已不见了，你在唱什么了呀？”蝉回答说：“太阳晒得我心里发闷，我是在唱热呀。”八哥说：“这倒还差不多，人们只要一听到你的歌，就会觉得更热。”蝉以为这是对它的赞美，就越发起劲地唱起来。八哥只好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傍晚了，八哥又回来了，那只蝉还是在唱！

八哥说：“现在热气已经没有了。”

蝉说：“我看见了太阳下山时的奇景，兴奋极了，所以唱着歌，欢送太阳。”一说完，它又继续着唱，好像怕太阳一走到山的那边，就会听不见它的歌声似的。

八哥说：“你真勤勉。”

蝉说：“我总好像没有唱够似的，我的同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唱一支夜曲——当月亮上升的时候。”

八哥说：“你不觉得辛苦么？”

蝉说：“我是爱歌唱的，只有歌唱着，我才觉得快乐。”

八哥说：“你整天都不停，究竟唱些什么呀？”

蝉说：“我唱了许多歌，天气变化了，唱的歌也就不同了。”

八哥说：“但是，我在早上、中午、傍晚，听你唱的是同一的歌。”

蝉说：“我的心情是不同的，我的歌也是不同的。”

八哥说：“你可能是缺乏表达情绪的必要的训练。”

蝉说：“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表达不同的情绪。”

八哥说：“也可能是缺乏天赋的东西，艺术没有天赋是不行的。”

蝉说：“我生来就具备了最好的嗓子，我可以一口气唱很久也不会变调。”

八哥说：“我说句老实话，我一听见你的歌，就觉得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蝉说：“那真是太好了。”说完了，它又“知了——知了——知了——”地唱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也上升了……

1956年8月4日

(选自《野百合花》花城出版社)

程光炜

艾青在 1956 年前后

就在 1956 年艾青家庭发生变故的前后，一场有步骤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这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前一年的 7 月，艾青风闻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凭他对胡风性格的了解，也凭他对《人民日报》动向的注意，一颗心不禁为老友悬着。在那个变幻无定的年头，《人民日报》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旦由它做出结论，就再无挽回的可能。更令他惊愕的是，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首；仅仅就在五天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时撤销他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6 月，《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有舒芜反戈一击的文章及胡风致他的若干私人信件……

然而，事情绝不会到胡风这里为止。

1955 年八九月份，中国作协揭出了“丁、陈反党集团”，这成为牵连到艾青的一根导火线。因为延安文抗那段“历史”，周扬把艾青视为丁玲那边的人。批丁玲、陈企霞是因《文艺报》“压制李希

凡、蓝翎等小人物”引起的，同年4月，陈企霞写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武断结论，结果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入夏后，中国作协奉命连续举行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最后一致认定了、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批了、陈由周扬亲自指挥，结论中所谓“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的说法，显然有文外之意，影射到了玲与艾青的关系。据知情人说，解放以后，艾青与玲的关系实际上已比较疏远。另有人回忆，艾青对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颇有微辞，私下还有嘲笑，曾模仿玲的声调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然后大笑不止。然而，艾青对这种完全不容对方辩驳的批判方式是不满的，这让他想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流弊。当然，对周扬等人“借今讽昔”的作风更为光火，于是，不免有些为玲、陈“打抱不平”的表现。有一段时间，艾青与李又然、朱丹往来较多，常在一起喝酒，这几位都是学美术出身，不免有点艺术家放浪不羁的气质，酒一喝多，话题自然扯到文艺界，因此有了“作协有两帮人，一帮总是被整的，一帮总是整人的”的说法，后者是暗指周扬等人，在作协圈子里，这是人所尽知的。另有一次，中国作协支部开会批判玲，周立波发言时口气盛气凌人，而且无限上纲，令在座的人悚然。艾青忍不住说，你周立波不要永远像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一贯正确，比谁都革命。把周立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立波乃周扬侄儿，这话自然传到了周扬耳中，无疑开罪了他。据当时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作协的整风是按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整玲、陈企霞，第二个阶段整冯雪峰，第三个阶段则是整艾青、白朗、李又然等人。艾青显然没有觉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他性情高傲，也没有太把作协这些人放在眼里，也许，这

正是艾青的迂腐之处！

4月28日，想借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可以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所谓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种种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艾青听说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周立即著文辩驳。刚开始周还有些顾虑，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请他做客，并一起讨论了该文，又让周谷城大感欣悦，一向敏感的郭沫若特地为一百种花卉做诗，结集《百花集》出版。这些消息无疑让艾青受到了鼓舞。自胡风被批判后，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飞扬跋扈的态度尤其不满。不久，他连续做散文四篇，发泄这种不满。在《画鸟的猎人》一文里，他借猎人与假猎人之间的对话，尖刻地讥讽了文艺界某些以“整人”为业的人，打飞行中的鸟不成，就打纸上的鸟，还嫌不过瘾，干脆把纸挂在树上，随便打一枪，然后在中枪处画一只鸟。在他看来，整人变成了一个行当，一种职业，“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选中的是打猎。”所指再明显不过。接着，又做《偶像的话》。与前文相比，后者笔锋愈加犀利。人们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惧之，倒是偶像自己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话来：“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的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